

《铁孩》中陌生化的英译研究

陈慧敏

广东财经大学, 广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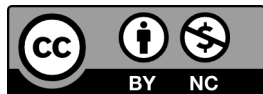
摘要 | 《铁孩》是莫言在 1991 年创作的短篇小说, 这部小说的译本“*Iron Child*”由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操刀翻译。本文以文学陌生化为理论基础, 对比分析了译文中文化负载词、视角和人物形象三方面陌生化的表达效果。研究发现, 葛浩文运用了直译、意译、增译和改写等多种手段使译文最大程度达原文中的陌生化。不论是莫言独具特色的乡土语言, 还是文中重要的“木栅栏”叙事视角, 再到新奇玄妙的“铁孩”形象, 译者的处理都体现了高超的翻译水平。同时, 可能由于对时代背景和乡土文化等不甚了解, 译文偶有误译的情况, 但瑕不掩瑜。总的来讲, 文中陌生化手法彰显原文的乡土特色, 体现了译者高超的创造性。

关键词 | 《铁孩》; 陌生化; 葛浩文; 英译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一、引言

作家莫言 1955 年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 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 2012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创作有长、中、短篇小说、散文、剧本等多种类型的文学作品。莫言的作品大都有其独特的文学韵味。《铁孩》创作于 1991 年, 讲述了在大跃进和大炼钢铁时期, 主人公“我”的父母被编进民工队, “我”因为饥饿遇见一个铁孩并学会了吃铁的故事。2019 年 5 月, 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莫言短篇小说精品”系列。《铁孩》被收入在《神嫖》一书中。

2011 年 Arcade Publishing 出版了葛浩文翻译的八篇莫言短篇小说, 以其中一篇的名字命名——*Shifu, You'll Do Anything for a Laugh*。《铁孩》的英

译本“*Iron Child*”即收录在册。葛浩文对莫言多部作品的译介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无助力。

本文以《铁孩》及其译本为研究对象, 以文学陌生化为理论基础, 从文化负载词, 视角和人物形象三方面分析译文中陌生化的表达效果, 以期为莫言作品英译和葛浩文的翻译研究提供借鉴。

二、理论框架及文献综述

本文的理论基础为陌生化, 该手法是指将艺术形式艰深化, 从而增加感受难度, 延长感受时间(杨建刚, 2012)。这一理论由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提出, 他认为艺术作品应独立存在, 强调艺术即方法。“艺术的存在就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感受, 感受到事物的存在, 为了使石头成为石头”(杨

燕, 2016)。

文学的陌生化则是指作者通过新奇的手法和独特的语言技巧来展现作品的“异”域风格,使读者对可能司空见惯的现象产生新的文学体悟和感受,使得作品具有“陌生化”的艺术效果(金艳、张艳, 2014)。闫俊蕾(2016)指出,文学陌生化的效果主要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主题陌生化、视角陌生化、形象陌生化和语言陌生化。其中,主题陌生化是指针对某一主题,作家持有标新立异的思想、新奇独特的论点。视角陌生化是指从奇异的视角阐释故事的发展。形象陌生化是指作者构建的有特殊意义的人物或其他事物形象。语言陌生化则是指通过修辞等方法“异化”语言,使其具有返璞归真的效果,读来不免产生一种艰涩感(闫俊蕾, 2016)。

陌生化理论在其 70 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从俄国到欧美经历了不同的旅行和变异。布莱希特的陌生化(间离效果)理论、齐美尔的心理距离、奥尔特加的非人化艺术处理(杨向荣, 2016),和马尔库塞的新感性形式等诸多理论均与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杨建刚, 2012)。本文主要借鉴这一理论,从语言、视角和形象三个方面研究《铁孩》中陌生化的英译情况,试析葛浩文先生在翻译过程中如何使译本准确传达原文中的陌生化。

近三年来,国内针对莫言作品英译的研究数量颇丰。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其译介特点,主要可以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三方面进行描述。首先,从研究对象上讲,莫言的长篇小说是大部分学者选择的研究对象,相对其他类型的作品来讲,《生死疲劳》《丰乳肥臀》等长篇作品更受学者们的青睐(王行, 2020; 曾圣洁, 2020; 胡澐沁, 2020)。其次,从研究内容上看,莫言作品中那些十分富有乡土特色的文学元素通常是学者们重点研究的内容。生于斯,长于斯(李琴、李东霞, 2020)的乡土情结让莫言把对故乡的复杂情感融进作品的字里行间。例如乡土特色浓厚的熟语(李孟南, 2020)、拟声词(张海楠, 2019)、方言等则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最后,从研究方法上看,莫言的作品及译本与诸多翻译理论之间的适用性较强,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了诸多不同的研究理论,例如女性主义(付丽媛, 2019)、生态翻译学(傅

煜尧, 2019),以及翻译文体学(李兆玲、常留英, 2019)等。

综上所述,在研究对象方面,国内学者对莫言创作的大量短篇小说关注较少。因此本文以《铁孩》这篇短篇作品为研究对象,探讨其中陌生化的英译情况。

三、《铁孩》的陌生化英译

葛浩文先生在翻译《铁孩》的过程中,针对不同的文学现象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使译文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能够感受到原文读者体会到的陌生化效果。同时,文中也偶有几处误译,致使陌生化效果并未完整传达。

(一) 文化负载词

文化负载词是一个国家文化特色与个性在语言中的集中体现(刘玉宝、陈娟, 2018),前已提到,莫言生于斯长于斯的齐鲁文化赋予了他的文学作品以独特的语言风格。《铁孩》中一些鲜明的文化负载词如孩童名称、动植物、民间俗语等深刻体现出我国北方农村的传统文化,这些文化负载词也是译者格外侧重之处。

莫言作品中出现的人称许多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如《草鞋窰子》里的“小轱辘子”“于大身”;《门牙》里的“老羊”以及本文所探讨的《铁孩》里的“狗剩”等,西方文化的读者可能无法准确理解这些名字背后的文化意蕴,葛浩文对此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

例(1)原文:“狗被接走了,羊被接走了,柱被接走了,豆也被接走了,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莫言, 2019: 200)

“Mutt was taken away, and so were Lamb, Pillar, and Beans, until I was the only one left.” (Goldblatt, 2011: 45)

例(2)原文:“这时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忽然从人堆里站起来,大声呼喊:‘狗剩!’”(莫言, 2019: 206)

“Just then a man and a woman in the crowd stood up and shouted: ‘Gousheng!’” (Goldblatt, 2011: 46)

“狗”“羊”“柱”“豆”和“狗剩”这些名字带有独特的时代和乡土印记,具有强烈的陌生化效果。葛浩文在这里使用直译的策略,直接将这些

名字翻译为 Mutt, Lamb, Pillar, Beans, “狗剩”更是采用音译“Gousheng”。译文采用直译的方法既使目标语读者感到新奇和艰涩,也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陌生化的效果。

例(3)原文:“狗崽子们,钻出来吧!”(莫言,2019:197)

“Come here, you little bastards!” (Goldblatt, 2011: 44)

与上文中孩子们的称呼不同,针对例3中脏话的处理,葛浩文采取了意译的策略,用地道的英语粗话“you little bastards”表达带有贬低意义的“狗崽子”。在这里,直译的翻译方法则并不适合,因其不能准确传达原文中的贬损含义。事实上,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完全忠于原文的翻译和完全脱离原文的再创作都是不现实的。所以灵活采用直译和意译等不同的策略能够提高译本的被接受度和传播度(Fang, 2020)。

例(4)原文:“我们透过木栅栏,看到村外的田野上渐渐隆起一条土龙,一群群黑色的人在土龙上忙忙碌碌地爬动着,好像蚂蚁一样。”(莫言,2019:197)

“From our vantage point behind the fence we saw an earthen dragon rise up out of the distant field and watched hordes of people scramble busily up and down the earthen dragon, like ants swarming over a hill.” (Goldblatt, 2011: 44)

例4中的“土龙”是指当时人们为了建设铁路而打造的路基,形状像龙。葛浩文将其直译为“earthen dragon”,虽然体现了原文的语言风味,但却有丧失准确性的风险。龙这一意象在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区别已经越来越为大众所知。在中国,龙代表着神圣和力量;而在西方,龙是邪恶、反派的象征。然而在这个语句中,“土龙”更多强调的是“我”看到,人们建起来的蜿蜒似龙一样的土坡。“earthen dragon”这样的翻译方式并没有突出像龙一样的形状这一特点,因此并不恰当。

例(5)原文:“有的树干腐烂了,不抽枝条,生出一些黄色的木耳或是乳白色的小蘑菇。”(莫言,2019:196)

“Those with no green leaves were already rotting away; if they weren't removed, they sprouted yellow wood-ear fungi or little white mushrooms.” (Goldblatt, 2011: 44)

与之相对,例5中木耳一词的翻译可谓恰到好处,牛津英汉双解词典对这种植物的翻译是 fungus,而葛浩文将其增译为“wood-ear fungi”,不仅具有汉语“木耳”的原汁原味,还达到了准确译介的目的。

例(6)原文:“老婆子们生气地说:‘哭什么?再哭送你们去万人坑。’”(莫言,2019:198)

“What are you crying about?” they snarled, “If you don't stop, we'll throw you into Dead Man's Pit.” (Goldblatt, 2011: 45)

“万人坑”在在线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谓丛葬尸骸之处”,葛浩文在这里采用意译的手法将“尸骸”和“坑”的意象准确地译出,向读者表征了一个具有陌生化意义的文化词语,不仅增进了读者对汉语习语的了解,还向世界传播了中华文化(Fang He, 2020)。

例(7)原文:“我再也不用喝菜汤了。”(莫言,2019:204)

“I won't need to drink broth with greens anymore.” (Goldblatt, 2011: 46)

例(8)原文:“大肉包子地瓜蛋。”(莫言,2019:205)

“Meaty dumplings and sweet potatoes with eggs.” (Goldblatt, 2011: 46)

而例7和例8中两种食物:“菜汤”和“地瓜蛋”的翻译,笔者认为译文中存在误译。首先,结合本故事的时代背景来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当时处于国力衰弱,人民生活贫困的阶段;其次,故事当中“我”和小伙伴们生活的“幼儿园”经济条件也不够好,鸡蛋都是很少吃的(莫言,2019:200),所以例7中的“菜汤”应是实际意义上的蔬菜熬成的汤,而不是葛浩文翻译的添加蔬菜的肉汤。而例8中的“地瓜蛋”,则是一个北方农村土语,指的是红薯这种食物,与鸡蛋干系不大,所以翻译为“sweet potatoes with eggs”不妥。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可能是由于对时代环境和地方民俗文化的了解不够深入,葛浩文的翻译稍有错解。

《铁孩》中丰富的文化负载词彰显中国文化内涵,体现民族性格。有学者认为,这些有着特殊文化象征的元素彰显了作者的原创性,同时也给翻译增加了难度(Jiang Zhiqin, 2013)。合理有效的翻

译方法能够提升文化负载词翻译的整体质量,也会影响中国文化翻译的效果与品质。

(二) 视角的陌生化

在小说前半段,“幼儿园”的“木栅栏”是一个独特的意象。孩子们总是扒着“木栅栏”,期盼着亲人归来。于是,“木栅栏”成为了《铁孩》中一个独特的叙事视角。孩子们通过“木栅栏”看见了民工队伍建造铁路的过程,也看见了大炼钢铁政策下,有工人受伤,“血肉模糊”(莫言,2019:199)。这实际上是莫言通过孩子们的眼睛和“木栅栏”的视角表达对当时大炼钢铁等国家政策的体悟,通过这种视角揭示那个年代下人民所遭受的痛苦(Akhavan O and Zohdi E, 2015)。

例(9)原文:“木栅栏上抽出一些嫩绿的枝条。有柳树枝条。有杨树枝条。这有的树干腐烂了,不抽枝条,生出一些黄色的木耳或是乳白色的小蘑菇。我们喝完了粥就把着木栅栏看外边的风景,手掰着木杆上的小蘑菇吃着,看到栅栏外的街道上人来来回回走动着一一些外乡口音的民工,一个个蓬头垢面,无精打采。”(莫言,2019:196)

“New branches of willow and poplar sprang from the fence. Those with no green leaves were already rotting away; if they weren't removed, they sprouted yellow wood-ear fungi or little white mushrooms. Feasting on the little mushrooms, we watched out-of-town laborers walk up and down the nearby road. They were grubby and listless, their hair a mess.”(Goldblatt, 2011: 44)

例9这一语段描写了“木栅栏”的形态。有学者认为,因为西方读者倾向于从逻辑的角度思考问题,所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采取改写这种策略(Hui Guo, 2021)。在上面这个语段中,葛浩文的翻译就有一定程度的改写。首先在叙事结构上,原文中的一段话被拆分成了两段。其次,译者增译了“if they weren't removed”这一小句,提高了译文叙事完整性和信息度。另外,动词“抽出”的翻译,也体现出译者的高水准。

“Spring from”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7版的解释为“to appear suddenly and unexpectedly from a particular place”,也就是突如其来地从(某处)出现(牛津英汉双解词典),生动形象地表现了木栅栏上嫩芽“抽出”的形态。同时,笔者认为“枝

条”的翻译存在误译,译为本意为叶子的“leaves”不够准确。

例(10)原文:“我们透过木栅栏,看到村外的田野上渐渐隆起一条土龙,”(莫言,2019:197)

“From our vantage point behind the fence we saw an earthen dragon rise up out of the distant field.”(Goldblatt, 2011: 44)

例10中“木栅栏”的称呼的翻译,可见译者神思巧妙。前已提过,孩子们通过“木栅栏”望出去的,不仅是外面的风景,还有不同的人和事,映射当时不正确的社会政策给人们带来的种种不幸。所以葛浩文将“木栅栏”翻译为“vantage point”,反映出这不仅是孩子们的一个有利据点,也是小说中一个重要的叙事窗口。

例(11)原文:“第二天我们还是把着木栅栏望外面的风景。”(莫言,2019:199)

“The next day, we were back at the fence gazing at the scenery on the other side.”(Goldblatt, 2011: 45)

“我们又趴在木栅栏上”(莫言,2019:199)/“我们趴在木栅栏上”(莫言,2019:200)

“we went back to the fence”(Goldblatt, 2011: 45)/“When we were sprawled against the fence the next day”(Goldblatt, 2011: 45)

“我们扒着木栅栏”(莫言,2019:199)

“while we were leaning against the fence,”(Goldblatt, 2011: 45)

例11是有关“木栅栏”的几个动作的特写。可以看到,针对不同甚至相同的动词,译者都采用了不同的词语来表征和区别。这样的译法向读者揭示了孩子们不同的状态和心情,还给这些近似的动作增添了陌生化的效果,使读者能透过新奇的语言领悟到作品里人物的心境变化。

通过以上关于“木栅栏”的形态、称呼和动作的分析,可以发现不同的翻译策略是为了突出该视角的不同方面,这也要求译者根据具体语境做出选择,翻译过程就是一种选择的过程(曹明伦,2021)。

(三) 形象的陌生化

在这篇小说中,最“陌生”的形象当属“铁孩”。莫言把“我”遇见铁孩,学会吃铁并且吃

得津津有味这样离奇的情节写得稀松平常，带给读者十分惊奇玄妙的阅读体验。而这也可以看成是莫言对那个年代下人们悲惨生活的一种讽刺式描写 (Lovell, 2012)。在小说中有两个“铁孩”。一个是“我”因为没有家人来接，被幼儿园的婆婆们赶出来之后，在饥饿难捱时遇到的，也是他教会“我”吃铁。另一个就是学会吃铁之后变成铁孩的“我”自己。

例 (12) 原文：“我试探着咬了一口，想不到不费劲就咬下一截，咀嚼，越嚼越香。越吃越感到好吃，越吃越想吃，一会儿工夫我就把那半截铁筋吃完了。” (莫言, 2019: 204)

“I tried biting off a chunk and, to my surprise, succeeded with hardly any effort. As I began to chew, the flavor filled my mouth, tasting better and better until, before I knew it, I had greedily finished off the whole thing.” (Goldblatt, 2011: 46)

例 12 是“我”刚刚学会吃铁时的表现，在这个语段中，葛浩文增译了一个情绪词“greedily”，生动形象地表达出“我”在第一次尝到铁的美味后意犹未尽的心情，“吃铁”情节的陌生化效果表达得淋漓尽致。这样的情节蕴含作者对中国历史问题之一，人民饥饿的深刻思考，反映出人们艰难生活的时代缩影。而通过翻译的手段将这种印象传达给外国读者也是葛浩文的工作的意义所在。

例 (13) 原文：“但是我闻到从那些肉包子、地瓜蛋里散发出一股臭气，比狗屎还要难闻，我感到恶心得很厉害，便赶紧跑到上风头里去。” (莫言, 2019: 205)

“But to me the stench of those meaty dumplings and sweet potatoes and eggs was worse than dog shit, and it made me so sick to my stomach I had to run downwind to avoid it.” (Goldblatt, 2011: 46)

除了增译，例 13 中还出现了省译和误译的现象。笔者认为，原文中的“赶紧”不应忽略，因为这个词反映了当时“我”已经无法适应正常食物味道的严重状况。此外，修饰词有助于细节描绘，能够生动形象且更为贴切真实地表现陌生化效果，从而带给读者一种审美的“惊奇感”，因此应当被完整译出。而“上风”被翻译为“下风”“downwind”则可以作为译者的一个小失误，是需要译者多加注意和避免的。

例 (14) 原文：“他说，前边就是炼钢铁的了，没准你爹娘在那里呢。我说我一丁点儿也不想他们了。” (莫言, 2019: 205)

“He said, Up ahead there is where they smelt iron and steel. Who knows, maybe that's where your daddy and mommy are. I said, I don't care if they're there or not.” (Goldblatt, 2011: 46)

例 (15) 原文：“后来，他们用砂纸擦我们身上的红锈，好痛，好痛啊！” (莫言, 2019: 211)

“Soon afterward, they scraped our rusty bodies with sandpaper. It hurt, it hurt like hell!”

意译的翻译策略在例 14 和 15 中再次得到体现。两个语段中都使用了较为地道的英语表达方式，比如“Who knows”“hurt like hell”，两种语言的转换显得更加自然流畅，减少语言上的滞涩感，传达文化上的陌生化，使异国读者也能体会到原文独特的语言魅力和行文方式，帮助陌生化效果最大程度地呈现。因为翻译是不同文化下的语言重新编码的过程，是重新构思、重新组合的过程，所以译者必不可少地需要按照目标语的习惯，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方法重新编排原文里所传递的信息 (蔡力坚, 2021)。

总的说来，在表达“铁孩”这一形象的陌生化时，葛浩文采取的翻译策略较为丰富灵活，体现出译者尝试用更开放的眼光和豁达的态度去看待并解决翻译中的问题，而不完全拘泥于原文的捆绑与束缚 (张晓雪, 2021)。

四、结语

莫言在《铁孩》中倾注了大量的陌生化元素。翻译家葛浩文也以其高超的专业水平，打磨出了一篇精准传达了陌生化效果的译文。研究发现，葛浩文运用了直译、意译、增译、改写等多种手段使译文最大程度传达原文所具有的陌生化。不论是文中独具特色的文化负载词，还是重要的“木栅栏”叙事视角，再到新奇玄妙的“铁孩”形象，译文的字里行间都体现出译者高质量的翻译水平。同时，译文也偶有误译，可能是由于译者对时代背景和乡土文化等不甚了解的缘故。但瑕不掩瑜，总体来说，“Iron Child”是一篇较好彰显陌生化效果的译作。

陌生化有助于彰显文学性，既体现了不同民

族之间的语言差异,又代表着文学创作者的特殊意图。作家通过不同的陌生化手段使叙事语言更加具有弹性张力,提高作品的审美层次。因而文学翻译家也应当重视陌生化手法的特殊意义。译者需要发挥自己的审美创造力,再现原作中的陌生化手法,以满足读者对译作的期待(金兵,2009:85-119)。

陈小慰(2021)提出,翻译在两国文化的传播交流中并非只单纯发挥语言服务的作用,而是可以积极作为,通过灵活采取各种策略手段,有效宣传中国和中国文化,促进理解与合作。因此,研读优秀译作,不仅可以领略到译者卓越的语言驾驭能力和文学翻译功底(金艳、张艳,2014),还有助于探索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路径和方法。

参考文献

- [1] Akhavan O, Zohdi E. Mo Yan's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A conceptual integration analysi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 English Literature*, 2015, 4 (1): 79-88.
- [2] Goldblatt. *Shifu, You'll Do Anything for a Laugh* [M].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2011.
- [3] Fang He. The Influence of Mo Yan's Fiction Translation on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ltural Transi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Education Research*, 2020, 3 (6).
- [4] Hui Guo. A Comparative Study of Goldblatt'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Mo Yan's "The Republic of Wine" [J].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 2021, 11 (6): 728-733.
- [5] Jiang Z Q. Mo Yan in the Eyes of Western Readers, in *Thirty Years of Studies on Mo Yan* [M].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205.
- [6] Lovell J. Finding a place: Mainland chinese fiction in the 2000s [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12, 71 (1): 7-32.
- [7] 蔡力坚. 中文特有并列结构的英译处理 [J]. *中国翻译*, 2021, 42 (4): 158-165.
- [8] 曹明伦. 翻译过程是一种选择的过程 [J]. *中国翻译*, 2021, 42 (3): 176-181.
- [9] 陈小慰. 原文核心要素的有效对外翻译传播 [J]. *中国翻译*, 2021, 42 (3): 142-149.
- [10] 付丽媛. 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角对比分析《蛙》英西译本 [D].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9.
- [11] 傅煜尧. 生态翻译视角下葛译莫言小说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研究 [D]. 杭州师范大学, 2019.
- [12] 胡涔沁. 莫言《蛙》中文化专有项的葛氏英译策略研究 [D]. 华南理工大学, 2020.
- [13] 金兵. 文学翻译中原作陌生化手法的再现研究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 [14] 金艳, 张艳. 论葛浩文英译小说《酒国》的“陌生化”手法: 以小说中“酒”的隐喻翻译为例 [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3 (8): 82-86.
- [15] 李孟南. 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在熟语英译中的历时演变 [D]. 吉林大学, 2020.
- [16] 李琴, 李东霞. 福克纳与莫言: 故乡的“重返”与“拓展”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0, 28 (1): 120-124.
- [17] 李兆玲, 常留英. 翻译文体学视角下莫言《蛙》英译中隐义明示法的运用 [J]. *戏剧之家*, 2019 (29): 235.
- [18] 刘玉宝, 陈娟. 基于平行语料库的《生死疲劳》俄译本中国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与方法研究 [J]. *中国俄语教学*, 2018, 37 (1): 38-51.
- [19] 莫言. 神嫖 [M]. 浙江: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9.
- [20] 王行. 《丰乳肥臀》葛浩文英译本中名词性从句翻译研究 [J]. *海外英语*, 2020, 4 (14): 61-63.
- [21] 闫俊蕾. 论葛式译本《师傅越来越幽默》中陌生化艺术之再现 [J]. *海外英语*, 2016 (20): 124-125.
- [22] 杨建刚. 陌生化理论的旅行与变异 [J]. *江海学刊*, 2012 (4): 205-213+239.
- [23] 杨燕. 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 [24] 曾圣洁. 评价理论视域中《生死疲劳》英译的翻译批评[J]. 现代交际, 2020, 4(16): 96-98.
- [25] 张海楠. 浅析《红高粱家族》中拟声词的英译[J]. 北极光, 2019(8): 104-105.
- [26] 张晓雪. 译写中的“断舍离”: 以汉译英为例[J]. 上海翻译, 2021(4): 63-68+95.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efamiliarization in *Iron Child*

Chen Huimi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Guangzhou

Abstract: “Iron Child” is a short story written by Mo Yan in 1991. Its translation is made by American Sinologist Goldblat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iterary defamiliarization, the paper analyzed the effects of defamiliarization in terms of culture-loaded words, perspective and character image.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Goldblatt adopts various means such as literal translation, free translation, addition and rewriting to retain and express the strangenes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The translator’s work reflects his substantial ability to deal with Mo Yan’s unique local language, the important narrative perspective of “the fence” in the text, and the novel and mysterious image of “iron child”.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the translator’s lack of knowledge about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and local culture, there are occasional mistranslations, but one flaw cannot obscure the splendor of the jade. On the whole, the defamiliarization technique in texts highlights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riginal text and reflects the translator’s superb creativity.

Key words: “Iron Child”; Defamiliarization; Goldblatt; English translation